

《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要和读者见面了。我曾为这本书准备了几个书名。那天编辑陈蔡来取书稿。电脑上,一页页地浏览过去。在一篇怀念郑超麟老人的短文前,我们停下目光,她指了指,说,就这句,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就这样勾起了我对秋的美好记忆:每年秋天去华东疗养院体检,驻立在太湖岸边,烟波浩渺,心静如秋水;九寨沟五彩湖如梦幻般的绚烂斑斓的秋色;小区门口黄金城道,秋天铺满街道和飞在空中的金黄银杏叶片,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在树下摆着造型,拍照……经过三年席卷全球,吞噬了无数鲜活生命的新冠肺炎,我们更明白活着的意义。只有爱,才能战胜恐惧,才能赢得未来,才能体会“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这句话本身有多么可爱!

《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有我们共同经历的业已消逝的时代。是我人生列车驶过大地后留在我记忆里一幅幅生命的风景,就像秋天的风和冬天的积雪。是我耳朵里听到的时代和上海的呼吸,犹如黄浦江苏州河静夜拍岸的涛声。是我献给上海的一首恋歌,这一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有一座相伴而行的我的亲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有我每天匆匆走过的步履,留下的人生足迹和思考、情感的印记……



夜色中有一盏灯

潇潇雨,犹未歇,天,足足下了一个月的雨,还是没有要停的意思。心也像氤氲的天气,有了惆怅添了愁绪,期待着改换一种心境,活动一下被雨水尘封已久的脚步。恰好有远方的客人来松阳,便把他领到了大木山,领略一番雨中大木山茶园的风情。

友人是北方人。到了大木山,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很兴奋:“身在云雾缥缈间,吾已成为大罗仙!在我们老家根本看不到这么美的景象!”情绪是可以传染的。他兴奋的心情感染了我,潇潇落下的雨水不再那么令人厌烦了,相反却变得可爱起来:“一泓春水映山坡,百里茶园百里歌。纤指轻弹江月令,柳长春夜细吟哦。”远处的青山在云雾的遮掩下,若隐若现,情韵绵绵。茶园的田垄一望无际,在雨水的冲刷下,一尘不染、清新亮丽。青山隐隐掩烟雾,总把诗人误。看到如此美景,总是忍不住地想作诗,一抒胸臆。

鲁迅先生说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思想的火花像夜空中的烟火,漫天飞舞,绚烂无比。夜深人静,高楼窗口的灯光渐次熄灭,有无数的往事汹涌而来,不时有熟悉的人闯入我的梦境,编造出匪夷所思的戏剧场景,有幸福的快乐,也有忧伤的悲恸的,在记忆的复写板上倾泻着斑驳、迷乱的色彩。

提起笔来,四大皆空,一片茫然。从1973年发表第一篇文章,50年过去了。文字里留下了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是一个以文字为业的人,尽管努力刻苦,还是无法像一个高超的工匠把文字的产品加工打磨到理想的完美之境。可见自己有多笨!而且,这是一件多么令自己痛苦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写得不那么才华横溢灵光四射,但我还是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也许肤浅,但我真诚,真实,绝无假话和谎言。我是一个想到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的人。我不喜欢巧伪人,也不喜欢“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写作,就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真诚地交给读者,特别是交给年轻的读者。很幸运,经常有不相识的读者朋友,喜欢我的文字。一次朋友请我在凯宾斯基大酒店喝下午茶,一个年轻的女服务生轻轻问我,你是毛老师吗?看我点头,一会儿拿着我的《敲门者》微笑着让我签名。窗外,是挨着浩浩荡荡滚滚东流的黄浦江,曾经的浦东公园,拐角处曾经有过一棵我站立其下的大树……一次看戏,逸夫舞台工作的一个小伙子,腼腆地拿出了多少年积攒厚厚一摞我写的书,向我走过来。戏忘了,小伙子的脸却记住了……散文《金色的飘落》发表不久居然先后被全国各地语文课采纳阅读范文,始料未及的是还成为了一些地方的

语文学试题,时至今日;《月亮之美》不但作为美文、范文广泛流播,而且入选《中华活页文选(高二、高三年级)》……我太喜欢孩子了,能为孩子们的阅读、写作,提供一些素材,是我最大的快乐。

一日,好友陈思和教授读到我外孙陈诺10岁写的作文《我的外公》,赞不绝口,再三提议作为序文放在文集前。我也是再三思忖,遂作为代跋放在书后,也供读者了解文字后生活中的“我”。我倒是特别推荐跋后他的附图,他7岁半画的《成长树》,会唤起我们每个已被生活和时间麻木的心,瞬间回想起那么遥远的童年,曾经有过无暇的

潘真是位多产优质的记者、作家,我在线上上和线下常能读到她写的报道、时评和散文。今年8月出版的《李载平传》,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中的一本,想必花費了她不少心血。

此书不仅厚实,还因传主是中国DNA研究的拓荒者而令人向往。对绝大部分人来说,DNA仍是盲区。无论从作家写作还是令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都颇有难度。

要写一部好的传记,作者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传主的生平和背景,收集准确、全面的事实和资料。写中国DNA研究拓荒者,自然从采访传主开始,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旁及其同事、学生和亲友。从《李载平传》中被征用和被叙述的丰富资料来看,作者充分做到了这些点。为保证丰富性、客观性和可靠性,她还查阅过传主所在单位的文书档案、传主本人的论文和学界DNA研究动向,并采访了家属。传主住院期间,作者多次到中山医院访谈,与传主斟酌写作细节。

《李载平传》是一部个人信史,不仅忠实呈现了传主在顺境和逆境中的经历,而且充分展示了他率团队攻坚克难、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精神。

传记突出重点,开卷第一句话即是“1956



咫尺万里 (纸本设色)

朴素的诗的涟漪……哦,我们都曾这样长大!

这是一本迟到的散文集。从20多岁第一次踏进绍兴路54号,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了近50多年的来往,和出版社的几代出版家同声相求,成了好朋友。2007年《让上帝发笑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总编郑宗培亲自设计封面,加印后,他又一直催我把新书交给他出版。我慵懒无比。现在,他远去了,我交卷了……

夜色中总有一盏孤独的灯,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每一个想让生活过得有点意思的人。(此文为《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一书自序)

看着一台台高大的“风扇”,友人困惑:“为什么要在茶园里装风扇?这么高,风能吹到茶叶吗?”“这是除霜用的扇子!”友人点点头:“原来是为茶园除霜用的!今天学到了不少东西。”

来到徐甜甜老师设计的茶园竹亭,忽然有了空灵放松的心情。看看周围云山雾罩,烟雨蒙蒙,原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心无尘,茶有韵。来到茶室,要了两杯茶坐下来边喝边聊。虽然在家天天喝茶,但是到了茶园,看着满园的茶叶、潇潇落下的雨水,轻轻的乐曲在耳边环绕,品着茶确实是另一番感受。

“你喜欢喝茶吗?”“喜欢。”

“一般的女人不喝茶,喝茶的女人不一般!看来王姐不是一般的女人。”友人笑着调侃。

“环境使然吧,我女儿10岁就能

认出茶叶的品种,品出茶叶的优劣。”友人惊得目瞪口呆:“那么厉害!”

“在茶乡长大的人,认识茶,会喝茶,爱喝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喝茶悟人生,人生如品茶,现在成功人士都爱喝茶。”

“江山风月本无主,得闲者才是真主人。抛开尘世,移驾山水田园间,品着茶,看着雨,听着歌,情思移敏,搜寻着那些文人墨客的佳言妙语,猜想古今相通的情感,好享受啊!”友人已经陶醉在茶园的温柔乡里。

看着下个不停的雨,听着友人妙语连珠,恍然间,物我两忘,万境皆空——浮世的繁华,红尘的纷扰,都渐渐远去,心,恢复了那份久违的宁静。

如今的40多栋清代建筑,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清代宅园的气派尚余,至今可见正屋、余屋、客座、书院……见证了昔日村落的辉煌。

西冲荷花塘与山林之间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全由青石板铺就,直至村尾;溪水从一侧流过,梅树、柳树、桃树夹而生,崖岸而立,绘就一道娇美的风景。河道边一溜的写生画板,表明这里是不少将来的艺术大家

家“打卡”地。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西冲,不光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更有厚重的人文底蕴。有历史,就会有故事,据说,连“西冲”村落的名字,都是因为浣纱的美女西施而得。传说真假难辨,聪明的后人还是将西施“鸿影初照”的池子,辟为吴王井;在村口的另一边,我们看到了一间简陋的小庙,上写相公庙,供奉的居然是西施的相好范蠡。既然有庙,那就有传说。话说吴王自杀以后,越王就想纳西施为妃,此事早已被范蠡看穿。范蠡是何等聪明,既能助越王灭了吴国,自是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的道理;何况那范蠡对西施也是早有情愫,便悄悄地带着西施,乘一条小船离去,四处周游。后来他们发现了山清水秀的西冲,便决定在此居住下来。当时范蠡改名陶朱公,出门经商,西施因思念相公盼其归来,就建了这座相公庙。只可惜西施一直等到最后香消玉殒,也没有等到范蠡归来。而西施建造的相公庙,倒是历经千年,传到如今。

古宅“观稼庐”是本土文化名家俞芷苓的老宅。俞芷苓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二子一女分别就读于北师大、清华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次子后来还取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家训就是“蒙以养正,修身育人”。

古村落,古建筑,晒出了传承上下的“微家训”;新家训,新文明,润养了千百年古老大地的新文明、新风尚。

中国是茶的故乡,烟雨江南是绿茶的天下,更有诗歌藏蕊。

探秘境 品松阳 责编:刘芳

王纪人

王纪人

王纪人

王纪人